

華嚮通訊

活在北美



編者按 移民與被移民國家之間因種族、民族及文化的差異而產生的矛盾由來已久。最近發生在法國巴黎周邊的騷亂的導火索看起來微不足道，卻充分反映了移民社群與法國主流社會之間日益加劇的隔膜。作為在北美的華人移民，我們如何才能融入美國主流社會？對美國文化的認同是否必須以對自身文化傳承的完全否定為代價？在東西方文化的衝突中如何既能保留自身文化而又不被邊緣化？美國文化的根基究竟是什麼？它們與中國主流文化的區別又在何處？所有這些問題即實際又令人困惑，而問題的答案可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本刊有幸徵得數文，從不同的角度對這些問題進行了探討，盼能起到拋磚引玉之用，激起大家更深層次的思考。

由 Motown 所想到的…

—全莉—

前些天，我們全家在 Forest Hill Fine Art Center 觀看 Forest Hill Central High School 行進軍樂隊和爵士樂隊的演出。這也是一年一度的學區大型活動，我們每次都去看。今年的主題是 Motown in Motion--Bandtasia 2005。



提起 Motown，美國人沒有不知道的，它曾是一家著名的音樂制作公司，它是 60 年代風行的黑人組合爵士樂的代表。那時，由它推出的流行歌曲幾乎年年囊括音樂流行榜的前幾名。它所培養的歌手很多都成為美國家喻戶曉的明星。Motown 不僅造就出眾多的歌星，引領流行過歌曲的潮流，而且同時也培養了一大批優秀的樂手，錄音師，作詞作曲家，美術工作者，制片人和工程技術人員。直至 1984 年，以 6 千 1 百萬美元的價格賣給 MCA 和 Bostonventure。Motown 的創始人 Berry Gordy Jr. 不僅實現了自己的夢想，而且創造了至今美國歷史上最大的黑人擁有的企業。

故事始于 1959 年，曾經在底特律 Lincon-Mercury 生產線上幹過裝配工的 Berry Gordy Jr. 就有一個夢想，他要過搞一個音樂工作室，讓那些街頭上閑混的黑人孩子從這頭進去，從那頭出來的就是明星。就這樣，他用 \$800 的貸款，在底特律的 West Grand Boulevard 買了一棟小房子，起名叫 Hitsville USA，意思就是“美國叫座城”，從此開始了 Motown 音樂公司。如果你去底特律的博物館參觀，你會看到更詳細的記錄。

讓我感興趣的是，Berry Gordy 專門找街頭巷尾閑聚的黑人年輕人。他們一群群可能天天無所事事，經常聚在一起打打鬧鬧，有時把收音機放得大大的，跳街舞…… Berry 就在這些人中發現苗子，邀他們走進 Hitsville 的小屋，教這些窮孩子怎麼說話，如何走路，如何穿戴打扮，使他們能被主流社會接受。Mr. Gordy 將 Motown 表演包裝的形象與聖詩為基礎的音樂創作相結合，一下子令人耳目一亮，這是他成功的一個要素。

這不禁讓我想到有關融于美國主流社會的問題，這何嘗不是我們這些中國移民所面臨的問題？一群沒有受過任何教育的黑孩子都能變得被主流社會接受，那我們為什麼不能？！是我們沒有受過美國的正規教育嗎？是因為我們的膚色深嗎？是我們在美國本土的時間不夠長嗎？眾所周知，幾乎所有八十年代以後移民美國的中國人都是留學生——顧名思義，都受過美國正規大學教育并獲得高等學歷；我們的膚色再深也深不過黑人兄弟；我們的祖上早在這個國家建立之初就已經踏上這塊大陸，盡管那時是被賣豬仔，做苦力，可黑人兄弟的祖先還不是從奴隸起家的嗎？可我們為什麼一直都是一個邊緣群體，似乎與美國主流社會格格不入，盡管整體亞裔的受教育水平

最高，犯罪率最低，也很少在受救濟的貧困之列，但為什麼我們這樣遵紀守法的良民却不被主流社會接納和尊重呢？有名的華人面孔鳳毛麟角，好萊塢有了成龍，那是香港打拼出來的；NBA 有了姚明，是中國大陸輸出的；ABC 原來有個 Connie Chen, 曾叫嚷過中國人是間諜，現在也不知到哪去了；政府中好算有個教育部長趙曉蘭，據說也不願為亞裔說話。

這究竟是為什麼？！

就在上月初（11/1）的報紙上，我看到頭版頭條的報道，被稱之為民權運動之母的 Rosa Parks 在底特律去世，享年 92 歲。提起 Rosa Parks 這個名字，你也許不知道，但若提起半個世紀前（1955 年 12 月）那個在公交車上不給白人男子讓座的黑人婦女，無人不知。她因此而被捕入獄。正是由她的拒絕讓座，向種族隔離和歧視發出了挑戰，引發了轟轟烈烈的民權運動，迫使政府廢除和更改了許多不合理的種族隔離和歧視制度和政策，才有了今天的種族關係的改善與相對和諧的局面。在她的追悼活動中，有很多人都深表敬意地說：“正是因為她坐下去，才使我們站起來。”“作為一個普通的黑人婦女，她有如此的勇氣要求被體面的對待，她是真正的英雄”。就連國務卿萊斯也在講話中話說：沒有 Rosa Parks，就沒有我走進國會，走進白宮……



想想看，美國黑人從被販賣來的奴隸到成為這個國家的主人，經過了兩個世紀的艱苦奮鬥，不僅有象林肯和馬丁·路德·金這樣的偉人為之獻身，更有無數像 Parks, Motown 的老板 Gordy 這樣的人不懈的努力。再想想我們這些中國移民，哪一個不是自願來到美國，不論是公派自費，走私偷渡，全都想方設法呆下來。這個國家也沒有虧待咱，給你機會，給你比世界任何地方都公平競爭的平臺，祇要努力，都活得過去。所以我們這些移民才有機會很快就過上小康及中產階級的生活。但是若僅滿足于安居樂業，自得其樂，不問國事，世事，你就祇能是邊緣群體，永遠不會成為主流，為什麼？這是這個社會的價值標準所決定的。來美國十年了，多少悟出點端倪。美國遠非紙醉金迷的花花世界，更不像政治經濟學上講的腐朽的沒落的垂死的資本主義。美國之所以成為當今世界上最強盛的國家，除了歷史上的一些機緣，更有她本質內在的緣由。那就是建國的理想和價值觀。這個國家的締造者們早在獨立宣言和憲法中明文規定的。世上沒有另一個國家在建國伊始就把自由，平等，公正作為奠國之基，并把人的基本權利以憲法的形式保護起來。更重要的是人民大眾對這種理想廣泛認同而成為價值取向，也可以說正是這種民意趨向才導致了這樣的憲法的誕生。

這個社會注重 Leadership, 有才能者負擔更大的責任，所以你會看到這個社會是富人幫助窮人，不是窮人養活地主老財；這個社會特權最少，沒有免費的午餐，而是強調 Service, Contribution, Cooperation, Responsibility, Justice, Loving, Appreciation and Celebration, 也就是服務，奉獻，合作，盡職盡責，關注社會公正公平與個人權利，提倡愛和感恩并無時無刻不在慶祝生命與生活。而我們原有的文化背景和教育使我們缺少這些價值觀特質。中國的千年封建小農經濟的文化意識還在我們頭腦中根深蒂固，譬如，自私自利，居擬于小團體，不愛參與社區和學校的事務；喜歡談論政治，却不願付出行動；奉獻多想求回報；盡職盡責對自己小家還可以，對工作和其他則偷懶或愛占小便宜，如果可能的話。合作精神對外人還可以，對自己族裔最是難得；缺乏正義感，文過飾非，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管它合理不合理，結果不知什麼時候自己稀裏糊塗地作了犧牲品。我們講愛，但不是無條件的愛；中國人也喜歡慶祝，但多是好熱鬧，吃吃喝喝，在乎感官與肚皮的滿足，不愛探求生命與生活的意義所在。感恩？中國人的牢騷和抱怨永遠多于感恩，就算我們這些出國留洋，並成為旅美僑民和公民的人中也很少有人由衷地讚美美國是一個如此偉大的國家，應許之地（The Promised Land,），令我們為之驕傲，我們願為她流血流汗，貢獻力量。很多人在這兒生活了多年，但仍是局外人的感覺。

這怎麼能適應社會主流價值觀的取向呢？如何能被接受和認同呢？我多麼希望有人像 Gordy 一樣，教我們如何說話，如何處事，如何在這個社會生存。

從成為這個國家的公民到成為真正的主人，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需要我們自身的覺悟，需要我們自己不懈的努力奮鬥，像黑人兄弟和其他族裔一樣，去參與，去奉獻，去爭取自己的權利。這個國家提倡和歡迎為改進完善百姓生活的一切創造和努力。

一句話，千萬別把自己當外人。

全莉，中華村（Chinese Village）負責人，多年來致力於大溪城地區華人兒童領養家庭方面的工作并熱衷于中美文化交流。



同化

— 朱明明 —

“總有那麼一天……”

我媽常會用一種未卜先知但却洋洋自得的口氣向我嘮叨：“總有那麼一天你會感謝我的。有一天，你會明白我是對的。”

而我不得不承認，她確實是對了。

像許多中國孩子們一樣，我成長於一個似乎與世隔絕的家庭。對於一個小女孩來說，外面的世界宛若童話：聖誕禮物袋裏裝滿了迷人的小飾物；每周的零花錢足夠一天一次造訪冰激凌小賣車；還有每年的感恩節，全家人能一起在影院裏共度良宵，欣賞迪斯尼的最新佳作……



可是，我的公寓裏的世界祇能給我鮮有人知的月餅，沒完沒了的家務事，還有 Super Duper 的家庭採購。

即使這樣，我媽她還要嘮叨：有那麼一天……

這兩個世界之間的距離遠遠超過了物質。物質上的區別可以解釋為經濟上的捉襟見肘 – 每一個嘗過學校裏免費午餐的孩子都能告訴你無數有關節儉和省錢的故事。貧窮無邊界。

相反，我的童年却是有邊界的。這些邊界均源自一樣東西，或者說是因為缺乏一樣東西：同化。

問題是我的諸多世界的其中一個完全存在于中文裏，而其它的則是不折不扣的英文世界。二者既不互補也不共生，但却涇渭分明：在學校裏和工作時我是美國人，而在家，我則是個地地道道的中國人。

對一個傳統的中國人來說，作為中國人就得說中文、讀中文、寫中文。了解中國的禮儀風俗很重要。若是還能做出一套地道的中國菜則更是錦上添花的事了。但中國文化認同的核心是它的語言。為此，我從三歲起，就已開始忍受每天的中文詞匯練習。我常盼望着暑期早早結束，因為這樣我在家就可以少做中文作業了。實際上，從四年級開始，我就有心在學校註冊那些可以給我額外學分的項目，好讓我能把它們堂而皇之地當作正常的家庭作業拿回家來做，以此逃避那些枯燥乏味的中文書本。

奇怪的是，我上高一時，中文作業慢慢地從我的生活中消失了。我媽說那是因為她太忙，顧不上我。我却一直認為這與我們綠卡申請的批准有關。因為不再擔心會要永久地返回中國，我的中文是否完全的地道也就無所謂了。

雖然不少中國孩子都有過類似的童年，但不是所有的孩子都這樣。有時，我會問自己，所有的努力究竟值不值 – 我對中國語言和文化的投資究竟是有利還是有弊？

問題主要取決於三方面因素：社會的接納，反移民情結，以及它們對長期事業成功的影響。

許多中國父母常常鼓勵他們的孩子盡量割斷他們與中國文化千絲萬縷的聯系，相信絕對的同化是社會認同的關鍵。坦率地說，他們有他們的道理。我常想我在中國文化上所投入的一切是否防礙了我對這個社會的融入。我原可以把花在背誦上千個漢字上的時間用於童女軍聚會、踢踏舞課、或教會退修會等這些我的美國同學大都有過的經歷上。社會學家認為，共同的經歷是團伙接納的中心。我的中文小說、笑話及連續劇取代了美國小說、喜劇及電視節目，而後者正是一個典型的高中或大學裏大家都有過的最基本的共同經歷。

高中和大學時我所經歷過的兩件最讓我難堪的事均源自我對美國文化 – 尤其是音樂 – 的無知。有一天，我們結束了一個高中數學競賽。在回家的路上，護送我們的老師為了活躍氣氛，給我們玩起了一個即興遊戲：讓我們猜猜汽車收音機裏播放的歌曲的名字。一次又一次，我總要比別人晚半秒才把歌名喊出來，借此假裝自己知道這些歌曲。當這些歌曲在播放時，我竭盡全力地想記住歌曲的旋



律，好在它們結束時自己也能哼上那麼一兩句。我對音樂的無知遠不止於流行歌曲。四年後，在我的宿舍裏，當其他人都在狂嘯“Mrs. Robinson”和“Hey Jude”時，我祇能靜靜地坐在一邊。

說句公道話，我對美國文化的無知可能是多方因素造成的。技術上來說，它關乎到天赋還是後天培養這一古老的問題，而問題的答案永遠都是含糊不清的。除此之外，較之學習中文，熟悉美國流行音樂文化要遠遠容易得多。四年之後，在經歷了與同學們分享 MP3、Chick Flick 睡衣舞會、Baileys 和熱巧克力通宵聚會之後，我在流行音樂文化的辯論中也有了一席之地。不敢相信，如果我很早地在童年時就放棄了中文，我還會有機會學到今天這口地道的京腔。

爲了避免社會對華人的固有成見，許多美籍華人選擇了拋棄他們與中國文化的所有聯系。我的一些朋友告訴我說，他們曾如此熱衷於成爲一個真正的“美國人”而有意地忽略那些能把他們與中國人聯在一起的東西。語言就是其中一個最明顯的記號。結果，許多孩子在他們的成長過程中拒絕說中文，即使是對他們的父母。他們與父母之間的溝通要經過一個共同的翻譯過程 - 父母用中文說，孩子們用英文回答。聽起來令人莫名其妙 - 他們顯然是懂中文的……既然這樣，爲什麼不去練習說中文呢？甚至在大學裏，我也會發現一些朋友在接聽父母的電話時會突然地把自己的聲音放低。

在某方面，他們感到很不好意思。他們不想被人看成“美籍華人”，他們祇想做“美國人”。這種現象在 Maxine Hong Kingston 的《中國人》及 Amy Tan 的《喜福會》裏都有詳細解釋。

我在這方面的經歷則完全不同。對我來說，文化聯系是區別自己和他人的印記。當我還是一個孩子的時候，因着我的爭強好勝和過分自傲（我得承認）的天性，我會尋找一切能顯示我雙語天賦的機會。初高中時，我總愛用室內公用電話給我父母通話。而且如果可能的話，我還愛在上課時 - 而不是在課前或課後 - 給他們打。爲什麼？因爲這樣一來每個人就都能聽到我說中文並留下深刻印象。這一招從未失靈過。每次，總有人會說：“呀！這真是太酷了”。與中國孩子常見的翻譯方式正好相反，即使我媽對我說英文，我往往也會用中文回應她。我的想法是：每個人都能說英文，而且說得都不賴……爲什麼不讓人知道我還能說中文呢？

這並不是說我不會受到社會對華人固有成見的影響，但最終，負面的總要讓路於正面的。的確，有些六年級的學生們會認爲我吃剩下的小炒看起來很怪，但當他們步入大學之年，面對四處轉悠的早茶小車時，他們會因同座中有一位對此很有了解而心存感激的。大多數高中的社科老師都會肯定：美國是個大熔爐。小鎮裏長大的孩子來到大城市，眼界的開拓會讓他們把對迥異的文化的嘲諷轉爲嫉妒。豐富的旅行經驗及文化上的多元化是摩登世界裏老成持重的標記。祇要看看美國最新的旅遊熱點你就知道了：佛羅裏達已被東南亞取代，尼亞加拉瀑布也已讓位於威尼斯。

最後，許多人熱衷完全的同化，期待以此爲自己在美國的勞務市場某得更好的機會。在我所探討的三個理由中，這可能是到此爲止最爲過時的想法。如果說二十年前些許中國式英語的口音會招致人們的厭惡的話，一口流利的中文現已成了熱門貨。毫不奇怪，我的許多美籍華人朋友在大學都選修了中文課。事實上，有幾個我最要好的美國朋友也學上了中文。爲什麼？“這是未來的語言。”

中國已經成功地加入了核遊戲及太空競賽。她擁有八座中的五座世界上最高的建築。在過去的五年裏，她一直保持着世界上經濟發展最快的國家的頭銜，而且還將繼續保持下去。她擊敗了巴黎、多倫多和大阪，成爲 2008 年奧運會的舉辦國。不論你是政府部門的政治顧問，還是在西雅圖的普通家庭醫生，或是華爾街上雄心勃勃的投資銀行家，作爲你簡歷的資本，擁有中文交流的能力堪可與擁有一個常青藤聯合會的證書媲美。

沒有比中國本身更具有說服力的了。今年夏天，當我在 CCTV - 中國中央電視臺做實習生時，親眼見證了各地競爭搶能說中文的外國人的火爆情景，那情景決不亞於爭搶全美足球明星。我自身流利的中文使得不少我的美國朋友們把我當作他們購物出游、出租車砍價和飯館外吃的必選伴侶。它使我和同事間的關係更加真誠，使東道主們更隨和。一句話，它使我的生活更方便。

在經過了以上所有的思考之後，我又回到了我最初的問題：到底值不值得同化？我的充滿中國文化的童年對我來說究竟是給我拉了後腿……還是給我帶來了祝福？從社會舒適角度來說，我的童年可能是殘缺的，但這殘缺絕不是不可克服的；從固有成見的角度來說，它祇是第二元素，隨着時間的推移已經輕而易舉地退了色；而從事業成功的角度來說，則根本算不上障礙，而是一筆豐厚的資產。至少對我來說，答案是顯而易見的。

我媽對了。



Assimilation

- Ming Zhu -



Someday, my mother always warned in that foreboding yet self-satisfied manner - *someday, you will be grateful. Someday, you'll know that I was right.*

As much as I hate to admit it, she was right.

Like many Chinese children, I grew up in a household seemingly shut off from the rest of the world. The world outside had Christmas stockings stuffed with fascinating trinkets, weekly allowances that fed daily trips to the ice-cream truck, and family trips to the movies every Thanksgiving to catch the latest Disney creation.

For a little girl, the world outside seemed like a fairy tale. In contrast, the world inside our apartment could only offer peculiar moon cakes, a list of chores that never ended, and family outings to Super Duper.

And still my mother would repeat, *someday*...

The separation between these two worlds went far beyond the material. Material differences could be explained away by financial hardship – every child who has known the taste of free school lunches could tell stories about scrimping and saving. Poverty knows no boundaries.

Instead, the boundaries of my childhood came from a single element, or lack thereof: assimilation.

The difference, you see, was that one of my worlds existed entirely in Mandarin while the other was just as unequivocally English. It was neither a complimentary nor a symbiotic relationship. But it was quite strict and straight-forward - American at school and work, Chinese at home.

To the traditionalists, to be Chinese is to speak Chinese, to read Chinese, and to write Chinese. Knowing about the appropriate customs is important and cooking a traditional meal is an added bonus, but at the core of the Chinese identity is its language. As a result, from the age of three, I endured daily Chinese vocabulary lessons. I actually looked forward to the end of summer vacations because that meant I would have less Chinese lessons at home. In fact, in fourth grade, I remember going out of my way to look for extra-credit projects at school so that I would pass them off as regular assignments at home and therefore avoid the dreaded Chinese books.

By the time I reached junior high, however, the lessons had gradually disappeared. My mother claims that it was because she stopped having the time. I've always guessed that it had something to do with our green card acquisitions. Permanently returning to China was no longer a necessity and as a result, neither was my complete proficiency in Mandarin.

Though many Chinese children underwent similar childhoods, many others did not. Sometimes, I question if all the effort had really been worth it – was my immersion in Chinese lessons and culture helpful or detrimental?

The issue is largely weighted on three factors: societal acceptance, anti-immigrant sentiments, and consequently, long-term career success.

Many Chinese parents encourage their children to shed their ancestral ties, believing absolute assimilation to be critical to societal acceptance. In all honesty, they have a point. I often wondered if my immersion in Chinese culture hampered my ability to fit in. The hours spent memorizing thousands of characters could have been spent in Girl Scouts meetings, tap lessons, or church retreats – experiences that my American classmates would have shared. According to sociologists, shared experiences are essential for group acceptance. My Chinese novels, Chinese comic books, and Chinese soap opera series replaced the American novels, comics, and television programs that would have formed the fundamental shared experiences of a typical high school or college student.

Two of my most awkward and embarrassing moments in high school and college resulted from my cultural illiteracy, specifically in music. On the ride home from a high school math competition, our teacher-chaperon instigated a game of “name this tune” with the car radio to keep us occupied. Time and time again, I found myself pretending to know the songs and shouting out song titles a half second later than everyone else. I found myself desperately trying to memorize the chorus as it played so that I could sing a few phrases by the end of the song. My ignorance went beyond pop music. Four years later, sitting in a dorm room, I sat in silence as others belted out “Mrs. Robinson” and “Hey Jude.”

To be fair, my cultural illiteracy could be blamed on several factors. Technically, it's the age old nature versus nurture question, and the answer here is as ambiguous as always. Furthermore, acquainting oneself with pop culture is a heck of a lot easier than learning Chinese. After four years of mp3 sharing, chick flick pajama parties, and late-night gatherings over Baileys and hot chocolate, I can now hold my own in pop culture debates. I doubt that I would have ever regained an authentic Beijing accent if I had let it fall away in childhood.

Other Chinese-Americans choose to throw away their cultural ties in order to avoid the accompanying negative stereotypes. A few friends admitted that they were so focused on being true “American” kids that they intentionally played down their connections to being Chinese.

Language was one of the easiest markers. As a result, many grew up refusing to speak Chinese, even with their parents. They spoke instead through a beleaguering mutual translation process – the parents speaking in Chinese with the children answering in English. It always seemed counterintuitive – they obviously understood Chinese...so why not practice speaking it? Even in college, I would find friends speaking suddenly in hushed tones when their parents called.

They were, in a way, embarrassed. They did not want to be considered “Chinese-Americans;” they wanted to be just “Americans.” Books such as Maxine Hong Kingston’s *China Men* and Amy Tan’s *The Joy Luck Club* go into great lengths to explain this phenomenon. Many second-generation Chinese-Americans want to shed their immigrant images and the accompanying stereotypes. Why bother holding on to a country and a culture that your parents worked so hard to leave behind?

My experience in this regard was markedly different. To me, cultural ties were a mark of distinction. As a child, perhaps due to my competitive, and admittedly, overly prideful, nature, I pounced upon opportunities to showcase my bilingual talents. Throughout middle school and high school, I would ask to use the room phone whenever I had to call my parents. And if I could help it, I would always call *during* class as opposed to before or after. Why? Because then everyone could hear me speaking in Chinese and be thoroughly impressed. It never failed. Every time, someone would say “wow – that was so cool.” In a complete flip of the common translation patterns, I often responded to my mother in Chinese even when she spoke to me in English. My thought was – everyone can speak English and speak it well... why not show everyone that I can speak Chinese too?

It’s not that I was immune to the negative stereotypes. But eventually, the negatives gave way to positives. Yes, there were those six-graders who thought my stir-fry leftovers were “weird,” but eventually, they grow up to be college freshmen who are more than grateful to have someone knowledgeable at their table when the dim-sum carts come around. As most high school social science teachers would confirm: America is a melting-pot. As small town children grow up and move on to big cities and wider perspectives, cultural peculiarities turn from objects of mockery to objects of envy. Being well-traveled and culturally diverse is a mark of sophistication in the modern world. Just look at America’s newest travel hot spots: Florida is giving way to South East Asia, Niagara Falls is being replaced by Venice.

Finally, many embrace full assimilation in hopes of bettering their chances in the American workforce. Of the three reasons explored herein, this is by far the most antiquated. While a slight Chinese accent may have been an anathema twenty years ago, working Chinese fluency is now a highly sought-after commodity. Unsurprisingly, many of my Chinese-American friends enrolled in language classes at college. In fact, half a dozen of my closest American friends took up Mandarin as well. Why? “It’s the language of the future.”

China has successfully joined the nuclear game and the space race. It boasts five of the world’s eight tallest buildings. It’s held the title of the world’s fastest growing economy for the past five years and continuing. It beat out Paris, Toronto, and Osaka for the honor of hosting the 2008 Olympic Games. It’s no wonder that from political advisors in the State Department to general family practitioners in Seattle to aspiring investment bankers on Wall Street, the ability to communicate in Chinese is arguably on a par with an Ivy League diploma as a resume asset.

No where is this more obvious than in China itself. When I interned this past summer at CCTV, China’s Central Broadcasting station, I witnessed Chinese-speaking foreigners being fought over like top NFL drafts. My own ability to speak fluently made me the companion of choice among my American friends for shopping excursions, taxi haggling, and restaurant outings. It made workplace camaraderie more genuine, it made landlords more complacent. In short, it made life easier.

So with all this in mind, I find myself back at my original question. Is assimilation worth it? Was my Chinese-immersed childhood a setback...or a blessing? In terms of social comfort, it was a handicap, but certainly not insurmountable. In terms of negative stereotypes, it was a secondary element, easily overshadowed in time. In terms of professional success, far from being a hindrance, it was an overwhelming asset. At least in my opinion, the answer is clear.

My mother was right.

朱明明，朱志海和齊敏之女。畢業于斯坦福大學國際關係專業，現已被哈佛大學法學院錄取。

Ming Zhu is the daughter of Zhu Zhihai and Qi Min. A graduate of Stanford University, she’s been admitted by the Harvard University Law School.

今日的客户明天的朋友

徐英

專門從事住宅買賣、商業地產的
華人房地產經紀人

辦公室： 616-949-8900

宅電： 616-954-2135

留言電話： 616-974-4102

手機： 616-560-8790

email: yxu@greenridge.com





馬克思的“十誡”與聖經中的“十誡”

美國主流文化與中國大陸主流意識形態之對比

- 王志勇 -

長達半個世紀以來，中國大陸主流意識形態一直是馬克思主義；美國則是以基督教文化建國的國家。要了解二十世紀乃至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必須明白馬克思主義的基本主張；要認識美國主流文化，必須對基督教有基本的認識。本文試以馬克思所倡導的“十誡”與聖經中所啓示的“十誡”比較，說明二者基本的差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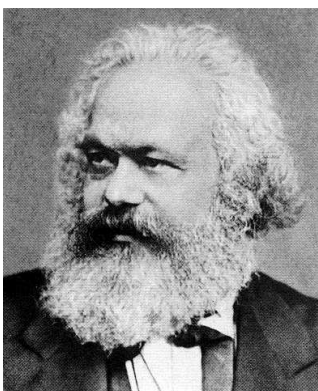
聖經中的“十誡”並不是十個法條，而是十大教訓。猶太人稱聖經為“托拉”（Torah），在中文聖經中翻譯為“律法”，其實本質上是“教訓”或“訓誨”的意思。因此，從上帝的啓示而言，“十誡”就是上帝給人的十大教訓；當然，當我們談及馬克思的“十誡”的時候，是指馬克思的十大主張。共產主義的魁首馬克思在其《共產黨宣言》中提出了建立共產主義社會當采取的十大措施，也就是當遵行的十大原則。



首先馬克思不用任何論證，就直接狂妄地宣告：“這些措施在不同的國家裏當然會是不同的。但是，最先進的國家幾乎都可以采取下面的措施。”這些措施在二十世紀使得千千萬萬的人喪失了自由和生命。（1）廢除土地私有，國家成爲最大的地主——“剝奪地產，把地租用于國家支出。”（2）對個人收入進行徵稅，國家可以隨時利用稅收剝奪個人財富——“徵收高額累進稅。”（3）馬克思主張廢除婚姻、家庭，當然也要廢除個人和家庭的繼承權——“廢除繼承權。”（4）沒收財產，釜底抽薪，使公民無恒產，無恒心，完全淪爲國家的奴隸——“沒收一切流亡分子和叛亂分子的財產。”（5）國家壟斷金融——“通過擁有國家資本和獨享壟斷權的國家銀行，把信貸集中在國家手裏。”（6）國家壟斷運輸——“把全部運輸業集中在國家手裏。”（7）國家壟斷工廠和生產工具——“按照總的計劃增加國家工廠和生產工具，開墾荒地和改良土壤。”（8）國家壟斷勞動力——“實行普遍勞動義務制，成立產業軍，特別是在農業方面。”（9）瘋狂地剝奪農民的財富，畸形地發展軍事性工業，滿足自己的爭霸之心——“把農業和工業結合起來，促使城鄉對立逐步消滅。”（10）國家壟斷教育，不斷對民衆進行洗腦，對兒童進行灌輸，使得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成爲惟一受國家保護的宗教——“對所有兒童實行公共的和免費的教育。取消現在這種形式的兒童的工廠勞動。把教育同物質生產結合起來，等等。”

可憐的充滿烏托邦式幻想的馬克思，把國家打扮成救世主的樣式。他所沒有意識到的是，在現實生活中，並不是抽象的國家、民族、政黨擁有了一切財產和權力，而是那些殘酷、狡詐的野心家借用國家、民族、政黨之名，把所有的人都淪爲他們的奴隸，把所有的財富都劫奪爲他們的私產，瘋狂地宣泄他們的私欲，肆無忌憚，無法無天，成爲國民和人類的公敵。

聖經中所啓示的以“十誡”爲核心的道德律，可以說是以基督教爲根本的英美文化的根基。十四世紀牛津大學教授威克利夫被譽爲“宗教改革之星”，他在其所翻譯的英文聖經序言中曾說：“這聖經是爲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而預備的。”因此，聖經在美國建國的時候被尊爲“高級法”（Higher Law），如果人所制定的法律違背聖經，就是“惡法”，而“惡法非法”，本身不具有合法性。



對於基督教文明而言，聖經就是使人得自由的憲章，而“十誡”則是憲章的憲章，是聖經所啓示的整個宗教與法律體系的總原則，由上帝親自用手指刻在石版上：（1）“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別的神。”上帝是獨一的至高的權威，任何造物都不能居于至高無上的地位。所以，美國人公開申明自己是“上帝之下，一個國家”（One nation under God）。（2）“不可爲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作什麼形像，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事奉它，因爲我耶和華你的上帝是忌邪的上帝。恨我的，我必追討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愛我、守我誡命的，我必向他們發慈愛，直到千代。”即使崇拜上帝，我們也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志隨意而行。目的是正確的，達成目的的手段、工具和途徑也必須是正確的。基督徒不僅要敬拜上帝，而且必須按上帝所啓示的律法敬拜上帝。上帝是不變的，上帝的律法也是不改變的，需要改變的是人。這就是美國人視爲神聖的“法治觀”（the rule of law）。如果法律本身變來變去，如果沒有絕對的是非觀和賞罰觀，法治就喪失了根基。（3）“不可妄稱耶和華你上帝的名，因爲妄稱

耶和華名的，耶和華必不以他為無罪。”此處所強調的是上帝之名宣誓的重要性，用現代語言來說，就是誠實信用的問題。假如上帝并不存在，假如人連上帝都不敬畏，所謂的“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等各樣的宣誓都沒有任何意義，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最終祇能靠警察、軍隊、黑社會等各樣暴力工具來維系。（4）“當記念安息日，守為聖日。六日要勞碌作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華你上帝當守的安息日。這一日你和你的兒女、僕婢、牲畜，并你城裏寄居的客旅，無論何工都不可作，因為六日之內，耶和華造天、地、海和其中的萬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華賜福與安息日，定為聖日。”守安息日的誠命實在是自由的標記。在安息日敬拜上帝，聆聽上帝的聖言，省察自己一周的生活，一直是基督教國家宗教與道德的根基。（5）“當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華你上帝所賜你的地上得以長久。”中國人講“百善孝為先”，這也是聖經中所特別強調的。當然此處的“父母”代表上帝在家庭、教會、社會和國家中所設立的各樣權威。若是不順服權威，次序就得不到保障。沒有一定的次序，剩下的祇能是個人任意而行、互相傷害的無政府狀態。（6）“不可殺人。”此處強調人的生命的尊嚴，任何人都不可以非法的手段剝奪別人的生命。（7）“不可奸淫。”強調婚姻關係的神聖性。中國人也講“萬惡淫為首”。淫亂所帶來的不僅是個人的疾病，更是直接破壞了婚姻這一社會賴以存在的基本關係。（8）“不可偷盜。”這就是我們常說的私有財產的神聖性。中國古人也知道，“沒有恒產，就沒有恒心”，財產是個人自由最重要的保證。因此，包括馬克思主義在內的一切暴政首先都是剝奪人的財產。（9）“不可作假見證陷害人。”此處所強調的是公平的司法程序，證人必須出庭作證，并且至少當有兩個證人，所有證人都應接受控辯雙方的交叉質詢。對於中國人而言，美國人在司法過程中對證人的強調幾乎達到了非夷所思的程度，這是因為聖經中所強調的就是程序正義。有限的人并不曉得一切，終極性絕對性的公義仍然要由上帝施行，這就是中國人常說的“天網恢恢，疏而不漏。”（10）“不可貪戀人的房屋，也不可貪戀人的妻子、僕婢、牛驢，并他一切所有的。”最重要的是知足之心。此處所針對的就是中國人所說的“仇富心理”，普通老百姓稱之為“紅眼病”。中國歷史中一直貫穿不斷的就是所謂的“均平富”的理想，結果使得很多人缺乏致富的動力，社會也缺乏財富的長期性積累。聖經中提倡富人不要為富不仁，驕奢淫逸；窮人也不要馬瘦毛長，打家劫捨。財富都是上帝賜予的，要好好管理，造福他人。

簡而言之，馬克思的“十誡”是以實現個人自由為幌子，以國家為中心，不擇手段地剝奪個人權益，最終所導致的就是少數人的專權和暴政。聖經中所啓示的“十誡”是以上帝為中心，以上帝所啓示的律法為最高標準，從各個方面保障每個人的權益和發展，因為上帝并不缺乏什麼，他所關注的就是“惟願公平如大水滾滾，使公義如江河滔滔”（阿摩司書 5：24）。

王志勇，北京大學法律系碩士畢業，註冊律師，北京家庭教會牧師。現在加爾文神學院攻讀神學研究碩士。

參考：馬克思《共產主義宣言》；《舊新約聖經全書》；*Christian History of the Constitution*, Edited by Verna M. Hall, the American Christian Constitution Press, 1961.



亞悅

Asian Delight Marketplace

4463 Breton Rd, Kentwood, MI 4908
We are at the SW corner between Breton and 44th St
Tel: 616-827-1828

編者的話

承蒙各位會友的厚愛和支持，及各任主編的辛勤付出，華協通訊已成為華協會友之間信息溝通的重要橋梁。雖然在資訊發達的網絡時代，獲取中文信息已不過是舉手之勞，但茶餘飯後欣賞自己所熟悉的朋友們的大作則是別有一番風趣。華協是個卧虎藏龍之地。我真誠地希望各位會友們及中文學校、教會、華藝社團、亞裔中心及其他華裔社團能繼續給與我們以支持，有錢出錢，有才出才，大家一同把通訊辦得更好。在此本刊誠徵各樣體裁的文章：社區信息、見聞、散文、評論文、小品文、學生習作、社區介紹、兒童卡通作品等等，均受歡迎。有意投稿者請與我聯系：timwei@pol.net。電話是 616-957-4875。地址：Tim Wei. 3933 Oakcrest Ct SE. Grand Rapids. MI 49546。